

古代官员「离任」那些事

◆ 李志刚

文字,刻在石头上,立在显要的地方,时间一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,老百姓没想到,自己的发明创造却遇到了新问题——到后来即使是贪官,要走时也要看到德政碑立起来,不然就赖着不走,无法交接,后任就无法上班,影响官场运行。于是到唐朝,政府下令不许立德政碑,否则立的碑不仅要拆毁,责任人还要挨一百板子。如果实在爱民如子,老百姓哭天喊地要立,那么还有一个救济措施,地方可逐级上报给礼部,由礼部同意再立碑。

到后来,百姓觉得申请立碑程序复杂,有时中央批复下来,官员已离任多时,但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,面对困境,“万民伞”应运而生。“万民伞”其意是说这个离任官员,平时就像把巨伞一样佑护着老百姓,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送的伞越多,表示这个官员越有面子,“万民伞”既能表达对清官的敬意,又无需繁琐的审批手续,于是很快就流行开来。清官离任自然有人送伞,但那些贪官离任时为了面子,也要设法弄把万民伞装点一下门面。

由郑板桥离任“走得一身轻”,想到了米芾“临行一身清”。北宋时期,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于涟水(今属江苏涟水县)。临行时,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洗尽,以示“来清去白”。离任时,不仅百姓送的“万民伞”就有上千把,而且后人还将他洗笔墨的水池整修一新,命名为“廉池”,引来无数游客景仰。一位诗人触景生情:“米公洗墨净心灵,留得清气满乾坤”。

所谓“遗爱靴”,准确地说,非老百姓的发明创造,而是在送清官时意外的收获。唐代崔戎任华州刺史时,做了许多好事,在他离任时,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,拦在路上,没想到可能用力过猛,竟拉脱掉了他的官靴,老百姓如获至宝,称此靴为“遗爱靴”。于是,“脱官靴”后来成为官员离任时的一种仪式,官员离任临走时,如绅民拦路,官员就伸出臭脚丫子,主动让绅民脱掉官靴。得到靴子的地方绅民再弄一个“靴匣”装起来,油漆好后钉在城门上供着,让人瞻仰参观。康熙年间上海人民送别离任某知县,百姓居民簇拥脱靴,把酒号恸,官亦大哭,无法成行,靴子被脱去四十余只,满县人如失父母云云。由此可见,当官的真的为百姓办了事,老百姓还是很记情的。

明代清官海瑞,历官无数,法私戒贪,刚正不阿,被百姓誉为“包青天”。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,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供桌上摆放一碗碗清水和一面面明镜,以此颂扬这位清官“清如水,明如镜”的官德。可退休后的海瑞也没把自己当外人,每天还外出视察民情,跟“人大代表”一样主动监督当地官员工作,十六年如一日,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。对这个只认死理的人,地方官当然不会理他,但也不敢得罪他。

有道是:“功过是非,盖棺定论”。其实,“定论”何须到“盖棺”?“离任”犹如一面镜。一个为官者的政绩如何,名声好坏,当他离任后,百姓看得最清,“论定”最真。正可谓:“政声人去后,民意闲谈中”。

官场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两千年过去了,官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官场依然在。古代官员离任,曾上演了一幕幕五花八门的悲喜剧,有的依依不舍、哭声震天,有的鞭炮欢送、欢呼雀跃,还有诅咒谩骂,送贪官石碑,简直什么趣事都有,且很有创意,值得玩味。

过去百姓对官员的腐败贪婪极为不齿,但又无能为力,怒气和怨恨只有在他们离任的时候才得以发泄,于是“遗臭匾”、“遗臭对联”、“遗臭碑”等各色表达百姓不满的东东便“粉墨登场”。

唐朝大历年间,有一县太守离任,当地绅民送匾一块,上书“天高三尺”。县官不解其意,还以为是乡绅对自己的颂扬,便满心欢喜地接受下来。后来,还是比他更有文化的老爹悟出其意:匾文乃诅咒之语,“天高三尺”者,并非“天高”,而是“地低”之故也——地皮被那贪官刮去了“三尺”,岂不等于“天”高了“三尺”?此等讽刺,可谓入木三分。

另有一个送匾的故事,可惜年代不详。说的是某县官在任期间对老百姓敲骨吸髓,把财物搜刮得一干二净。到离任之时,再没什么可搜刮的了。可他仍不甘心,便找来一把折扇,把当地优美的山水画到了扇子上,恨不能带走。就在贪官离任之时,百姓编了四句诗送给他。诗曰:“来时萧索去时丰,官市民财一扫空;好山好水移不去,临行写入画图中。”贪官的形象跃然诗中,真是惟妙惟肖。

五代后晋的宋州节度使赵在礼,在任上弄权牟利,强征苛敛,搞得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。当他离任时,乡民在衙门上贴了一副对联,以示“欢迎”。对联云:“早一天天有眼,迟去此地地无皮。”可见,百姓对贪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

更为有趣的当属“贪官遗臭碑”。碑主许良安虽是古人,但他填补了我国古代贪官离任被立碑的空白。1943年3月,国民党军统特务许良安被任命为云南省路南县长。一上任,许良安便鲸吞抗战田赋,巧立名目征收酒税、巡查费,短短几个月里就搜刮民财数百万元之多,从而激起民愤。在民众的情绪和舆论的压力下,云南省政府撤销了许良安的县长职务。贪官离任,民众并不止恨,纷纷要求为他立碑。此碑定名为《路南贪官许良安遗臭碑》。碑文写道:“路南县长许良安者,实我邑空前绝后之贪官。去不有迹,何以惩前,臭既永遗,允堪愆后……然其在县一切卑污阴险劣迹,实有足以遗臭万年者,若不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,何以抒众愤而戒后人。爰为之记。”

“遗臭匾”、“遗臭对联”、“遗臭碑”的发明,是对那些为政不廉的贪官污吏惟妙惟肖的刻画。当然,历史上有贪官,当然也有清官,对清官离任,老百姓也充分发挥聪明智慧,于是“德政碑”、“万民伞”、“遗爱靴”、“廉池”、“门口摆清酒”等各种表达敬意的方式闪亮登场。

秦汉时期,清官离任时,乡绅们就向草民摊派若干的钱粮,请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

上,又多了“朱弦古调,不改其乐。听其自然,破我寂寞”,不知为何,总让我不由得想起香港电影中的“东方不败”。

四言诗体兴起较早,大约与古琴的产生同时,用它来铭刻琴身,殊为合宜。这种诗体通透、纯净,仿佛有一种原始而神秘的力量,最能摄人心魄。据说是满清第一女词人、曾与龚自珍传过绯闻的顾太清的遗琴“清梵”,琴底刻有后人的一首铭文,“勿贵知音,勿尚识趣。悟到忘音,乃通音具。多情者谁,千古一遇。”短小精悍,咒语一般,令人心驰神往。

若有人将历代的古琴琴铭做一整理,汇集成册,定能找到不少佚诗佚句。我有幸见到的,是老师家的一张名为“鸣玉”的琴。这张琴是清琴,并不怎样名贵,但因是吴景略先生亲手修过,故而老师最为爱惜,并以此命名自己的琴室为“鸣玉庐”,所立的琴社亦名为“鸣玉庐琴社”。“鸣玉”通体黑色,琴底用隶书刻了一首诗,填以绿漆,诗云“尘心已净道心清,卧听幽泉石上鸣。采得商山三尺碧,天风吹下佩环声”,落款为“乙亥仲夏息澜居士为冰如题词”。“冰如”疑为久居上海的现代装饰艺术家都冰如,其生卒年为1903—1987年,1935年恰逢乙亥年,或许为是年所刻。“息澜居士”遍查不着,不知为何人雅号,但可知“居士”多为隐居不仕者的自称,这首诗也颇有隐逸之气。若“采得商山三尺碧”,秦末汉初有著名的贤人隐士“商山四皓”,故在古代常将“商山”代指隐者,王维的诗里有“商山原上碧”的句子,或是取意于此。“天风吹下佩环声”则是琴名“鸣玉”的最好注脚,“佩环”即“环佩”,指衣带上所系的佩玉,杜甫诗云“环佩空归月下魂”,环佩相撞,叮咚作响,以之比喻琴声,殊为贴切。据《神奇秘谱》所记,有一首琴曲名为《天风环佩》,那“天风吹下佩环声”显然化用于此。而且,有一张明琴也叫做“天风环佩”,其琴铭作“古木之精,成此片玉。霜月皎皎,松风谩谩。对君写怀,归来一曲。举子偕隐,不惊宠辱。”以玉名琴,以琴铭喻隐,大家还真真是想到一块去了。

琴名与曲名相同者颇多,还有“高山流水”、“潇湘水云”、“秋鸿”、“石上流泉”等。“潇湘水云”的琴铭是一副对联“一曲流水传天籁,三弄梅花泛暗香”,“流水”即琴曲《高山流水》,“三弄梅花”即琴曲《梅花三弄》,而“天籁”又合自然界“流水”之声,“暗香”又像自然界“梅花”之境,对得不仅工,而且巧。据郑珉中先生文章所记,他曾为友人的爱琴取名“碧天秋”,并作琴铭“墨研清露月,琴响碧天秋”,也是一副雅致的对联。而琴名中最为清雅者,依我之见,当属宋琴“梅稍月”,其龙池下有阴文“青天碧海”、阳文“月佩环”两印,皆填以金漆,从文意看,或也可视作一对。

好琴名琴,常会引人争相“留铭”,时之不久,琴后文字过多,也会显得繁冗,叫人看后头皮发麻,失了应有的美感。在我看来,琴上之铭,不多不少,但两行书,一方印足矣。我如今正在寻一张合意的蕉叶琴,已试作一联,倘日后得遇,当作铭文刻于琴底,曰:“怅无绝色留琴驻,幸有清音待子期”。“期”可作动词,为会合之义,“子期”又为古代知音者。于琴额之上,亦当刻“子期”二字,以为琴名,冀有一日能幸逢知音。

说琴铭

◆ 钟菡



▲ 宋徽宗赵佶《听琴图》



▲ 唐枯木龙吟琴印章



▲ 南朝梁启期抚琴砖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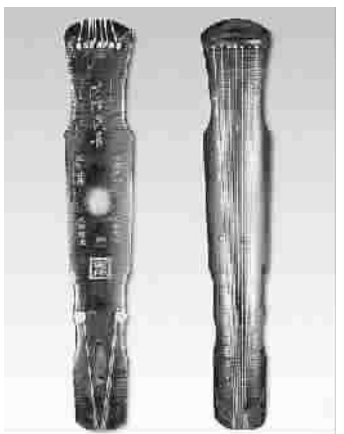
曾在本文诗文集里读到明才子徐渭的一篇《石磬铭》,“客话余,煮茗罢,两三声,秋月下”,颇具文人雅趣,又画面感极强,配上丰子恺的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定然对味儿。正如不少诗句都是题在旅馆墙壁或是梁柱上的,看到表面光滑空白的器物,古人难免涌起刻字的冲动,于是就有了“铭”这一文体的产生。古琴的底部为一块平整木板,正是绝佳的书写所在。因此不少老琴都是有琴铭的,其中不乏名家手笔,拓成纸片,常常是一段极优美的文字。

昭明太子在所编的《文选》里面,列有专门的“铭”的文类,并在其序文中说“铭则序事清润”。不过,“铭”这种文体实在很难讲有什么写作规范,有的三言,有的四言,有的杂言,还有入韵不入韵之分,但“清润”这一点上倒是可以意会的。好的琴铭能与宝器相得益彰,传为佳话,像是文天祥的“蕉雨琴”琴铭“海沉沉,天寂寂,芭蕉雨,声何急,孤臣泪,不敢泣”,与其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名句相对读,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琴铭从内容上看一般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说明琴的优点,一类是记叙琴的经历。此外,一般还要注明琴的制作者、收藏者及制作年代、地点等等。有的琴由于年代久远,经手者众多,背面已经被各种字体、印章刻得密密麻麻。像是一张名为“紫琼”的琴,龙池四周用小楷刻得极为繁密,几乎已再无从下笔。而据我的古琴老师回忆,“紫琼”的收藏者还有一张“七子琴”,背后刻有明代七位才子的题跋,包括唐寅、文徵明、祝允明等,我是无缘得见,却也忍不住猜测,以这几位的性子,说不定会刻些“唐寅到此一游”、“顶伯虎”、“好琴留名,还好有空”之类。

琴铭中最有味道的,自然是韵文。在一张“九霄环佩”背面,龙池旁左侧刻“超迹苍穹,逍遥太极。庭坚”。雁足上刻“霏霭春风细,琅琅环佩音,帘幕新燕语,沧海老龙吟。苏轼记”。苏轼所作的铭文是一首五言绝句,说明了琴音的特点,而黄庭坚所作则言其神韵,若将上下句倒过来,恰成了一副对联。当今最贵古琴宋琴“松石间意”上有乾隆“御题”的一首七绝:“古锦囊韬龙门琴,朱弦久歇露雳音。安得伯牙移情手,为余一写山水心。”诗意中规中矩,私以为,若将末句“为余”改成“为孤”,更有帝王气派,自是一般琴人所道不出的。

唐琴“太古遗音”上有宋代大儒朱熹手书的“养君中和之正性,禁尔忿欲之邪心。乾坤无言物有则,我独与子钧其深。”单就文字而论,或许还有些哲理,但刻在琴上,就显得有些无趣了。相比之下,倒不如无名唐人所刻的一联“佩剑冲金聊暂据,匡琴流水自须弹。”好的琴铭,如萧统所言,要能给人“清润”之感。像是两张“大圣遗音”上的铭文,一为“巨壑迎秋,寒江印月。万籁悠悠,孤桐飒裂”,一为“崢阳之桐,空桑之材。凤鸣秋月,鹤舞瑶台”。声律极为优美,尤其是“巨壑迎秋”四句,清冷幽绝,令人陶醉,唐诗中也难寻出这样的句子。与之类似的,还有宋琴“鸣凤”的铭文,“朝阳既升,巢凤有声。朱丝一奏,天下文明”,啧啧,真是“霸气外露”,与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“武林至尊,宝刀屠龙,号令天下,莫敢不从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还有一张名为“朝阳鸣凤”的明琴,铭文于“朝阳既升”四句



▲ 唐大圣遗音琴铭文
▲ 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



▲ 宋鸣凤琴铭文

